



明儒學案卷四十八 諸儒中二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豫章後學

熊繩祖

熊育鏞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熊榮祖

周聯慶重刊

汪俊字折之號石潭弋陽人也宏治癸未進士選庶

吉士授翰林編修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部員外郎

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吏禮二部侍

郎禮部尙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起先生力主宋

儒之議上爲遷延者二年先生終不變於是上怒甚

罷其官久之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先生
之學程朱爲的然以陽動陰靜流行而不息者爲心
而其不易之常體則性也性雖空無一物而萬化皆
從此出故性體也心用也渾然不可分析以造化言
之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無處非氣之充塞也天不得
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亘萬古而不易卽是理也亦渾然不可分析也乃
朱子謂性是心所具之理若是乎心爲車也性爲車
所載之物也岐心性而二之猶之岐理氣而二之也

非程子之旨也。先生之不苟同如此。先生既知聖人之學。不失其本心。便是復性。則陽明之以心卽理。若合符契矣。而謂陽明學不從窮事物之理。守吾此心。未有能中於理者。無乃自背其說乎。楊止菴言先生發明道體。可謂獨見。以陽明言性不分理。氣著說。非之。陽明過弋陽。寄四絕以示絕交。按陽明所寄二絕。非四絕也。序云。僕茲行無所樂。樂與二公一會耳。得見閑齋固已如見石潭矣。畱不盡之興。與後期。豈謂樂不可極耶。見說新居止。隔山肩輿曉出暮堪還。知

公久已藩籬散。何事深林尙閑關。乘興相尋涉萬山。
扁舟亦復及門還。莫將身病爲心病。可是無關却有
關。此正朋友相愛之情。見之於辭。以是爲絕交。則又
何說。

濯舊

孟子道性善論者猶紛紛也至宋程張闡明之而孟子之說始白於天下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所謂性卽理也者必先有見於性之爲體而後理可言也猶曰天卽道也亦必有見於天之爲體而後可言其爲道也二子之論蓋皆卽氣而指其本體未涉於有者爲言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

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思
慮則涉於有矣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
時便已不是性可說則涉於有矣又有二氣五行剛
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其初則性
也朱子宗二子立說似有未同者性說下四條同○陽伸陰
屈發而爲春夏動也陽屈陰伸歛而爲秋冬靜也此
天地之化運行而不已也若天地之心則所以主乎
是者不可以動靜言邵子曰動靜之間於復言之於
姤亦言之蓋謂於此可見非以復姤爲天地之心也

曰天心無改移曰太極不動性也其指微矣知此則
程門所論未發之中及所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
其心自若皆在是矣○好惡情也情有所自出於性
也好善惡惡人之性也卽理也義也心之所同然也
好惡未形而其理已具故曰性卽理也○孟子論性
曰我固有之非由外鑠我也而又曰求則得之性待
求而後得耶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洋
洋如在神何嘗無無之者人耳○有理有氣氣形而
理性朱子之說也程張之論蓋不如此道卽性也若

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性卽理也此程子之說也朱子論性自謂宗程張立說似非程張本旨○二氣五行剛柔萬殊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聖人所由惟一理人只要復其初所謂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者也至誠盡其性聖人事也盡人物之性不過因其氣質而裁成輔相之耳曰其性曰人之性曰物之性未可以一律言也○目能視耳能聽口能言心能思皆氣也而心爲之至性則心之體有不涉於氣者程子曰性卽理也張子曰性立乎氣之外然實

不外於心也。世人以聞見爲心，但知囿於形氣者耳。聖人盡性，不以聞見梏其心，乃無外之天心也。朱子分理氣兩言之曰：得氣以成形，得理以爲性，恐非程張本旨。程子有言：以體會爲非心，故有心小性大之說，不可將心滯在知識上求。又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在義爲理，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程子蓋以心性合言之。若張子心能盡性，性不知檢其心，蓋分言之。學者究二說而能通之，則可以言性矣。

心性說下五條同

○心性一物也不可分分而

言之可也。○虛靈應物者心也。其所以爲心者卽性也。性者心之實心者性之地也。聖人之心仁義而已矣。由仁義所散爲萬事皆道也。仁義之心乃其性也得於天者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性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性卽理也。若心則涉於有象而可言矣。程子有言。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能動者謂之情。其旨微矣。○心有動靜一語一寐一寤動而陽靜而陰若流行之用而本體則性也。無聲無臭寂然不動無語默寐寤之

間者也程子論中庸有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
蓋謂此也既又自以爲未當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
者自註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自註云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蓋合心
性而一言之與前說初不相戾也正蒙性者感之體
感者性之神以感言心與程子一說朱子謂寂然者
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其言是已而繼之人心之妙
其動靜亦如此恐非程張之旨○心豈有出入亦以
操舍而言也程子蓋爲心無形體操存舍亡猶言用

行舍藏云耳存亡猶隱顯也此正孟子善論心處言
范女識心不識孟子蓋謂此也又曰放心是心本善
而流於不善也言放心不足以言心非心之本體也
他錄有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者是欲合而究之則
程子示人明且切之意彰矣或曰子謂心無形體乃
其本體則是所謂無體之體亦可得而見乎程子有
言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知此矣○朱子云性
卽心之所具之理也知性則物格之謂於學者亦自
有實地可據然性之爲義則隱矣○好惡情也好善

而惡惡性也好之惡之者心也物至知之好惡形焉
心之動而應乎外也事物未至好惡未形心之靜而
專於內也若性者則其不易之常體不可以勤靜內
外言矣心性
情說○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
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此
程子之說也蓋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凡有跡可指
者皆器也卽道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下物之本
乎天者則親上本乎地者則親下亘萬古而不易理
定故也器有成毀而道則常在以人事言之文武之

政布在方策皆器也卽道也政有舉息而道則常在
程子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
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
人默而識之

道器說下
二條同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

者不足以明之散殊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
此張子之說也蓋謂大虛者氣之本體爲性爲神是
謂形而上者其聚而爲物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
是謂形而下者與程子之說異朱子宗程子立說曰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也人

之生得理以爲性得氣以成形其推於人事以事爲形而下之器事之理乃道也事不合理則是有器而無道蓋岐而二之又非程子之說矣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所謂器亦道也但要識真妄則不誠無物何器之云○程子言凡事有本末不可以本末爲兩段事本道也末器也卽道也朱子解之曰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竊以爲是乃程子之本旨也○心體也事用也心外無事事外無心心跡未嘗判此程子一原之旨也皆善事也或主於

立名或主於爲利無是二者而或但出於一時之意
氣其用雖是而其體非也若主於義曰此吾之所當
爲也則體用合矣滯於用而不知養其所自出之原
俗學也外於用以求真體之所在異學也無是二者
之蔽則得之矣

二原

○原始以未生之前言反終以

既死之後言終者復其如者也始未嘗有則終亦無
有始未嘗無則終亦無無以爲未嘗有者未嘗有我
也復其始則無我矣以爲未嘗無者其所以爲我者
未嘗無也安得隨死而亡乎

易說下
二條同

○靜變而爲動